

第一章 許願要小心

一朝噎死、醒來變天，那是什麼樣的感覺？

這事，問她董芝秋最明白了。

十分鐘前，她還喜孜孜地端來滿盤堅果、一大杯紅茶，打算趁著連假時，一口氣把累積了幾百話的網路小說看個夠，沒想到十分鐘後，一切就變了天。

突如其來的地動天搖，讓她連人帶椅直接摔在地上，站都站不起來，最慘的是她嚼杏仁果嚼得正歡樂，被這麼一甩，杏仁果就這樣卡在她的喉嚨裡，咳不出來、吞不下去。

董芝秋一邊努力想把杏仁果吐出來，一邊被不停掉下架子的裝飾品、布娃娃、鬧鐘等各種雜物打在身上，難受得幾乎要暈過去。

在她痛苦掙扎到失去意識的最後那一瞬間，她只想到，自己不會因為這麼愚蠢的理由就死了吧？這不就跟她正在看的小說的那個女配角一樣嗎？

不同的是，人家差點噎死後有被救活！

嗚嗚嗚……老天爺啊，她再也不會抱怨為什麼自己居然跟那個胖到不像話的女配角同名同姓了，拜託讓她被救活啊！

在這個念頭閃過腦海的瞬間，她突然陷入一片黑暗之中，不知道是因為失去意識還是停電，她只知道，黑暗中似乎有道白光掠過她眼前，跟著……

「醒醒！夫人……」

尖叫聲、哭叫聲同時竄入董芝秋的腦海裡，令她頭疼萬分，不過她覺得身下不搖了，也沒東西砸在自己身上了，這是地震停了？只是這吵鬧聲……

她剛才沒開電視呀，難道是鄰居的電視開太大聲？不過有電視聲就表示電來了，可到底是哪家啊……

董芝秋艱難地動了動手指，只覺得身軀彷彿有千斤重，連移動都有困難。

好不容易抬起手，她撫上自己的喉嚨，大口喘著氣，心道：看來杏仁果被她嚥下去了，幸好幸好，她沒被噎死，老天爺聽見她的祈求聲了。

只是……怎麼好像哪兒怪怪的呢，她的脖子有這麼粗嗎？還有她的手指……怎麼好像腫脹得誇張，都黏在一起了似的。

董芝秋覺得有點懵，她試著撐起身軀想從地上爬起來，沒想到指尖卻傳來了陌生的觸感，她倏地一驚，這綿軟的感覺，分明不是地板！

董芝秋嚇得連忙睜開眼，她眼角還帶著剛才因痛苦掙扎所溢出的淚水，心中只想知道自己現在身在何處，怎麼好端端的地板變成了床？

難道剛才的地震有這麼嚴重，把屋子震垮了，她現在人在醫院？

她一邊猜測著，一邊撐開自己酸疼的眼皮，本以為映入眼簾的該是醫院潔白的天花板、亮晃晃的燈光，身邊還有護理師、醫生或救難人員來來去去，給她打點滴什麼的，但是……

「老天爺……夫人……您終於醒了！」

一張哭得淚汪汪的臉龐佔據了董芝秋絕大部分的視線。

帶些小雀斑的雙頰上是雙充滿緊張、擔憂等情緒的圓潤瞳眸，那股打心底裡散發

出來的關懷，令董芝秋第一眼就好感倍生。

眨眨眼，她飛快掃了下這個湊在眼前的少女，沒長開的身軀看來最多就是十三、四歲吧，個頭普通、臉蛋圓圓，頰邊有道不甚明顯但近距離絕對看得見的小疤痕。一頭長髮紮成俏麗的雙丫髻，還繫著粉桃色的絲帶，在耳根後方紮了蝴蝶結，看起來活潑可愛。

少女的身上穿著一件董芝秋很眼熟的衣裳，湖綠色半臂、藕粉窄袖衣，再加上那件同色的齊腰襦裙，等等，這……這打扮跟她正在追的連載小說中那個小配角穿的一模一樣啊！

錯不了的！這篇小說前天才放出作者砸下重金，請某位知名繪者畫的人設圖，大大小小十餘張，因為畫得太精美，她可是存在手機裡，時不時就點來看，樣子都記住了。

而眼前這少女的打扮加上臉旁的那道小疤，怎麼看都很像小說女配角董芝秋身旁被欺負的小可憐，丫鬟長春。

一思及此，董芝秋不由得打了個寒顫，慢點，如果這個少女真是長春，那她……

「夫人還好嗎？您可終於醒了，奴婢已經拜託柳兒去請老爺回來了。」不待董芝秋開口詢問，少女急匆匆地開口，還不時地轉頭往身後瞧，嘴裡一邊輕聲抱怨著，「柳兒怎麼這麼慢呢……」

聽著少女的話，董芝秋覺得自己好像被雷劈到了。

要命！她現在只覺得頭更痛了啊，這女孩提到的柳兒，那不是跟董芝秋對立的心機女嗎？

在她的印象中，叫柳兒的只有丫鬟江柳兒，她是個典型的心機女配角，成天就想爬上主子的床升格當姨娘，為此常在暗地裡對董芝秋這個正妻下手，怎麼陰險怎麼來。

「那個……妳……是不是長春啊？」艱澀地吞了吞口水，董芝秋終於找回自己被打擊得一絲不剩的理智，顫抖地吐出問句。

不料她這話一問出口，少女立刻回過頭用驚恐的眼神打量她。

「夫人，您不是把奴婢忘了吧？奴婢正是從小在您身邊侍候的長春啊！」少女雙腿一軟，整個人脫力似的跪在地板上，臉色瞬間變得慘白，那震驚的反應看得董芝秋心疼極了。

「別、別跪呀，妳先起來再說。」董芝秋伸手想去拉長春，可手一探出去她就頓住了，這胖得不像話、肉都擠在一塊兒的手指頭……是她的？

董芝秋不敢置信地反覆張手、握掌，最後白眼一翻，整個人仰躺回床上，再不想動了。

看這手胖得不成樣子，果然是她最不希望發生的那個狀況……

「夫人，您要不要緊？身子哪兒疼？」長春一臉驚懼地絞著十指，不知如何是好。

「長春，我問妳，我……嫁過來多久了？」董芝秋心死地丟出問題。

「稟夫人，至今不足一個月。」長春聽董芝秋叫了自己的名字，猜想自家夫人大概是剛醒過來，思緒混亂而已，定了定心，連忙膝行湊近床榻邊。

「我的天哪！」董芝秋悲憤地用雙手掩住自己的臉，此刻她想死的心都有了。對，她是不想噎死，但她沒說想變成書裡的董芝秋呀，老天爺，你聽人祈禱時能不能認真點？救活她就好，用不著附贈穿書體驗啊！

而且她一點都不想變成個胖子，為什麼不讓她穿成別人，而是直接套進同名同姓的女配角身上？搞了穿書這烏龍也就罷了，選角還這麼偷懶的。

董芝秋很想尖叫，可她再怎麼哀怨都只能在心裡頭吶喊，因為叫出來八成又會嚇到身邊這個沒幾兩膽的長春，而且她再怎麼慘叫都沒人聽得懂她在哭號什麼。

穿書啊！她居然碰上了！

穿進自己喜歡的作品裡那自然沒什麼問題，可她一點都不想擔綱演出這個女配角好嗎？

雖然她這篇小說才看了前頭十幾章，不過據討論版上的爆雷來猜，這個董芝秋雖然嫁給了男主角，卻極有可能不是真正的女主角，畢竟她性情驕縱心地壞，又愛欺負人，根本標準的惡毒女配，還常跟男主角藍振希爭吵。

可現在她居然要扮演這個角色，接替她的人生？

如果事情發生在出嫁前，那也就算了，大不了她想辦法另謀生路，不嫁給男主角，但現在董芝秋已經過門了。

再說了，雖然她很垂涎男主角的美色，但這體型她無法接受啊！

「夫人可還好？對不起，奴婢剛才不是有意惹夫人生氣的，奴婢真的擔心您躺著吃點心對身子不好……」長春見董芝秋似乎已想起自己了，料想她是腦子清醒了點，連忙自覺地重新跪好，然後把頭往地板上磕。

董芝秋身為一個忠實讀者，當然曉得前因後果，這段劇情就是原主不聽勸告，連下床吃點心都不肯，就叫長春把滿盤果仁端到床上來躺著吃，才會引發這件「慘案」。

她記得忠心的長春為此自責不已，叩首認錯又遭原主怪罪，被貶到廚房幹了三天粗活，最後因為沒人耐得住在原主身邊貼身幹活，才又把她調回來。

反覆幾回後，原主越來越不高興長春的勸諫，指稱她妄想爬上丈夫的床，就想把她賣到煙花地去。

董芝秋還記得，當時她看到這段，著實替長春感到不值。

這個丫鬟自幼便跟隨原主，儘管原主待她不是很好，可抵不過長春是董家的家生子，責任感強烈、忠心不二，遇事總往好處想，所以不論遇上什麼事，都努力替主子打算，一直盼著原主嫁人後能改改脾氣，跟丈夫好好相處，只可惜原主不懂珍惜。

當時討論版上，還有人猜長春才是正兒八經的女主角，最後男主角會想盡辦法，排除萬難娶她為正妻之類云云。

一想到自己看書時那種替長春的遭遇感到悶塞的心情，董芝秋就真的很想抱抱這個不過才國中年紀的小姑娘安慰兩句，可她一挪動身軀就死心了。

要命！怎能胖成這樣，比小說裡形容得還要誇張，連動一下都很困難！

「是我自己蠢，不怪妳，快起來。」董芝秋擺擺手，只能無奈出聲。

長春原本都做好被罰月俸、罰去廚房幹活的心理準備了，哪想得到向來脾氣不好的夫人居然只應了這句。

她瞪著眼，沒敢動，她剛聽見什麼？主子說她自己蠢？

「怎麼還跪著？過來扶我一下，我要起來。」董芝秋見長春沒半點反應，這才後知後覺的憶起，她現在就是這個惡毒女配角，這般親切想必是不像原主的，於是她只能努力丟出命令句。

「欸，好，夫人小心。」長春愣了一息，連忙跟隻小兔子似的蹦起。

董芝秋在長春的攙扶下，花了不知幾分鐘的時間，才終於能夠好好地端坐在床上。她累得夠嗆，卻連句抱怨都吐不出來。

「夫人，奴婢給您擦擦臉吧。」長春機靈地拿著浸過涼水的手巾過來。

「謝謝妳啊，長春。」董芝秋正為自己的滿臉油汗感到心情不好，給她這麼一擦一抹，頓時覺得清爽多了。

聽得這話，長春的小手不禁一顫，「這……這是奴婢應該做的。」

她小心翼翼地繼續替董芝秋擦手，一邊偷偷瞧著主子，天要下紅雨了？她待在主子身邊八年，還真沒聽過她一句謝，今兒個是怎麼了？

「手巾給我，我自己擦吧，妳替我拿手鏡來可好？」董芝秋比比梳妝臺。

儘管胖得不成樣子，可原主還是有愛美的心，裝飾精緻的手鏡就有七、八柄。長春捧來手鏡，董芝秋讓她拿著鏡子後退幾步，直到鏡裡能映出自己全身為止。不同於有著吃不胖體質的自己，原主這具身軀真的只能以臃腫來形容，感覺有碗口大的粗壯手臂、摸起來像金華火腿的雙腳，還有腹部的三層游泳圈，根本是連古代這種寬鬆服裝都遮掩不住、徹頭徹尾的肥胖症。

她的臉完全像個圓球，脖子已經快要看不見，十指像是糖葫蘆一樣，除了關節處略微凹陷，其餘都是圓的，粗暴而直接地點出過胖的事實。

董芝秋閉眼復張眼，見到的還是滿室古色古香。

儘管這個房間裝潢得相當漂亮，衣架、盆架、鏡臺等等用的都是上等木料，香几上的香爐飄著陣陣好聞的味道，眼前那屏風上還繪著筆法精緻細膩的山水美景，可問題是她沒半點欣賞的心情。

她是不是回不去了？她的小說、她的點心、她那吃不胖的體質……

「夫人？」長春戰戰兢兢，她知道董芝秋化了妝後會照鏡子，但又嫌棄鏡子把她映照得太胖，每每照了之後都會心情不好。

「收起來吧。」董芝秋重重嘆了口氣。

長春依言照辦，心裡忐忑，「夫人真的沒事嗎？剛才見您臉都發白了，奴婢再去請一回大夫吧？」

江柳兒自告奮勇說要去請大夫、喊藍振希回來一趟，哪曉得這都快兩刻鐘了還不見人影。

「用不著，我沒事。」董芝秋現在誰都不想見，她覺得見多露餡快，儘管她看過小說，劇情大致記得，但有許多生活細節並不會出現在小說裡，而且她還沒看到最新的劇情，後頭發生啥事她都不曉得，所以在她整理好思緒前，還是誰都不見

為妙。

唉，早知道她會因為一場意外而穿書，她一定早早就把連載啃完，據說再兩章就會揭露女主角真身，而且劇情出人意料。

虧她刻意忍到休假，還準備了點心，想一口氣看完……

現在什麼都完了，除了確定江柳兒是心機女，其餘的配角究竟誰好誰壞，她根本無法確定，唯一萬幸的是，她自己就是董芝秋，至少惡毒女配是不會出場了。

「但是……」長春擔心，還想再勸兩句，不料外頭卻傳來一陣急促的腳步聲，打斷她的勸告。

緊跟著，一張董芝秋再熟悉不過的容貌就這麼繞過屏風，出現在她面前。

稜角分明的臉龐立體而俊俏，一雙劍眉飛揚，好看的丹鳳眼將他的眼型略微拉長，末端微翹，滲入一抹神祕感，但其中飽含的憂鬱氣質卻抹去了些許俊逸，顯得有絲陰暗。

臉龐的主人鼻梁挺直、薄唇微抿，一襲夏裝並非常人所愛的月白或水綠色調，而是鴉青直裰外襯素縞禡子，近眼看帶點蕭瑟秋風的調性。

高束的黑髮有幾絡散亂於頰側，一柄毫無多餘裝飾的玉簪橫過髮髻，大概是來人全身上下最為華貴的一樣飾品。

瞧著熟悉的衣裳、半點不陌生的臉龐，差別只在於平面人物躍出紙張，成了真實的模樣，讓董芝秋看得傻了眼。

是是是……是男主角藍振希！

嗷嗷嗷——她居然真的「見到」藍振希了，而且是原版的，不是角色扮演者啊！

本人比繪師的插圖更有魄力、更有風情、更有魅力、更帥氣，這種憂鬱小生的氣質正是她的愛好……

董芝秋愣愣地盯著藍振希那張臉出神，眼睛眨都沒眨半下，直到那張俊容朝她越靠越近。

「董芝秋？」低沉且略帶磁性的嗓音吐出，讓董芝秋聽得心頭一酥。

啊啊啊——小說的形容不及本人的千分之一……不對，連萬分之一都不到！

她陶醉地回想著小說裡種種對於藍振希的描述，正心花朵朵開，可下一瞬，那宛如天籟的嗓音便轉成略帶壓抑怒氣的指責。

「董芝秋，妳覺得我很閒嗎？沒事為何叫柳兒催我回來？」

咦？董芝秋眨了下眼，清醒了。

看著藍振希寬肩俊挺、頎長的身形立於自己面前不到兩步遠的距離，她條地憶起，自己穿越了！現在可不是在看小說或電視劇，她本人就是那個惡毒女配，藍振希現任的娘子啊！

「呃……我……那個……」董芝秋嘴巴張了又合、合了又張，急到吐不出半句完整的話來。

她記得小說裡的原主說了些什麼難聽的話，然後還跟藍振希如何吵了一架，但要她真的照本宣科唸出來……

不可能、不可能的，就像先前流行的古裝劇台詞，臣妾辦不到啊！

「妳什麼妳？柳兒說她得了妳命令，有天大的急事要我趕回來見妳，結果妳好端端的坐這兒發呆？董芝秋，妳耍人也要有個限度！」藍振希眉眼一擰，登時俊容變怒容，那憂鬱氣息一下子變成了殺意。

「我……我才沒有！你別血口噴人！是柳兒亂講話，我剛才差點被噎死了，是要怎麼交代她講那些話騙你？」董芝秋見藍振希不斷苛責自己，心裡委屈極了。這些事的前因後果她都曉得，明明就是原主噎到後說不出話來，長春焦急地拜託江柳兒去請大夫，再喊藍振希回來一趟，可江柳兒故意拖慢腳步不提，還在藍振希面前胡謔一通，想破壞他們倆的夫妻感情。

身為讀者，她很清楚江柳兒一直想爬上藍振希的床，不想當個普通丫鬟，所以對原主一直陽奉陰違，他們夫妻之間的爭吵，有一半都是來自江柳兒的挑撥。

看小說時，兩個不討人喜歡的角色互撕可以說過癮，但現在她是被坑的那個，這滋味可是一點也不好受，於是情急之下，董芝秋也沒多想，徑直把江柳兒的事給抖了出來。

藍振希聽著一愣，眸光緩緩轉向了身後，「柳兒，過來！」他的語氣有著不容反駁的魄力。

咦，那個心機女也在？糟糕，她直接把江柳兒幹的好事抖出來，之後會不會被報復得很慘？

董芝秋暗暗擔心的同時，江柳兒已經越過屏風進房，直接往藍振希面前跪了下去。

「老爺。」江柳兒腦袋低垂，雙肩輕顫，看得出她此刻的害怕。

可再細觀她的話，就可以發現，黑得光澤燦爛的髮絲顯見是刻意保養打理過的，雖是丫鬟，但她那對雙丫髻上還點綴著珠花跟絲帶，小巧耳垂上也搭著同色耳珥，比起長春的可是華麗不少。

董芝秋記得，江柳兒是淑晏嬪嬪的女兒，兩人原是難民，後來進了藍家工作。由於淑晏嬪嬪手腕高明，很會管人，很快就爬上了管事的位置，如今後院大多雜務都歸她打理分配，因此江柳兒的地位也跟著水漲船高，雖然一樣當丫鬟，做的卻是最輕鬆的活，也沒人敢給她臉色看。

呃……除了原主啦。

「為何沒說夫人噎到的事？而且比起喚我回家，不是應該先去請大夫嗎？」藍振希質問道。

他確實不喜這妻子的壞脾氣，但人命關天的事，他也不至於全憑私情做事。

「奴婢、奴婢一時心急……思緒全亂，所以……」江柳兒一如以往，雙手緊緊絞扭著藏在衣袖裡，低垂的眸光滲著厭惡，表面上卻藏得極好，聲音則充滿柔弱無助的顫抖。

這討人厭的肥婆，居然敢告她的狀！自以為是主子就了不起？哼，總有一天讓老爺把妳趕去偏房，甚至是休了妳！

「長春，妳也說一下經過。」藍振希向來不是個有耐性的，他沒等江柳兒辯解眼前情況，便逕自喊過一旁靜默的長春上前，「妳一直留在夫人身邊，把情況說一遍。」

長春是陪嫁丫鬟，照理來說長春是不可信的，但藍振希經過半個多月的相處，他曉得這單純丫鬟沒心眼又老實，並不會特意偏袒董芝秋，反倒可靠得很。

長春沒想到事情突然往奇妙的方向偏去，平常這情況下，不論誰是誰非，夫人早就跟老爺吵起來了才是。

不過她沒多想，老實的她，很快地將董芝秋吃急噎著，死命掙扎，還一度失了氣息的經過說明一遍。

江柳兒在旁聽著長春的說詞，心急得很。

這死丫頭，自己明裡暗裡探她意思，想拉攏她一塊兒享福，讓她叛主，轉而投靠自己，沒想到她是個死腦筋，怎麼都說不動，如今這兩主僕逮著機會反過來指責她了。

該死的，平時董芝秋哪有這樣精明，不都是不管不顧地直接跟老爺吵起來嗎？今天卻一反常態，懂得用腦了，若老爺知道是她從中作梗……

「柳兒，事情可如長春所言？」藍振希偏頭瞧向江柳兒。

「老爺，奴婢一心想著得通知老爺還得趕忙去請大夫，一下子亂了步調，讓老爺擔憂了，奴婢願意領罰。」江柳兒心裡不滿，但仍是裝出無辜體貼的模樣。

「再怎樣心急都不能亂了方寸，罰妳去後廚工作三日，再罰一個月的月銀。」見江柳兒認錯，藍振希乾脆地做出了處罰。

他不輕易打罵下人，尤其江柳兒在藍家待了數年，年歲也不大，遇上此等禍事想必也害怕，才會口不擇言胡亂說話，所以並沒有給予太重的處罰。

江柳兒仰起臉蛋，本就精心保養，總是淡妝輕掃，意圖在主子面前搏好感的臉龐上，明媚瞳仁眨呀眨的，彷彿多眨一下就能擠出幾滴淚水來。

「多謝老爺寬厚，柳兒日後必然更加盡心盡力……」為了彰顯自己與董芝秋的不同，讓藍振希覺得她比董芝秋更好，江柳兒選擇吞下這口怨氣。

「嗯，去吧。」

「是，但不知夫人這幾日可需要另外添人照顧？」江柳兒一臉真誠地詢問著，彷彿真心在替董芝秋考量，那柔美神情把一張精緻臉蛋襯得更為柔弱。

董芝秋在旁看著，不禁打了個冷顫，嘖嘖，要不是她有讀者視角，百分之兩百會心軟替她說情，這心機女也太會演了，堪比影后啊。

「不、不用了，有長春就成。」為了讓自己耳根子清靜兼減少麻煩，董芝秋想也不想地回絕。

江柳兒領命退出房外後，藍振希這才把視線調回自家娘子身上。

剛才他雖沒在第一時間做出反應，但他總覺得董芝秋有些不一樣。

在他有限的印象裡，董芝秋從沒正眼瞧過自己，跟她說話時，開口閉口都是那句「你這個剋妻命，少接近我，免得害死我」云云，教人完全不想與她共處一室。

說來可笑，當初談起親事時，是董家人先隱諱的提及有個庶女待嫁，平日待她極好，照著嫡女規格教養，就是外型姿色不比其他姑娘好，但既是嫁予藍家作為填房，似乎又挺合適。

最重要的是，他們不介意藍振希在夏河縣的「剋妻」名聲有多響亮。

這話一聽就知道拉關係是真的，嫁女跟不介意剋妻是檯面上講好聽的。在夏河縣，誰人不知他藍振希死過一妻二妾，而且都是死於非命。先是正妻拜佛被強盜殺害，二姨娘隨船出門時又因水土不服，在甲板上吹風透氣時落水致死，而三姨娘則是重病不治。再加上他爹娘早逝，膝下就留他一獨子，因此私下也有人說他命太硬，才會剋死身邊人。

正常人家是不會把疼愛的女兒嫁到藍家的，但看看董芝秋的臃腫外型與驕縱的壞脾氣，藍振希不用想就知道董家是為了什麼與他結這門親事。

當然，身為夏河縣的航運龍頭，他自是不必委屈自個兒娶董芝秋，不過……在算過八字後，他卻允諾了這門看似吃虧的親事。

因為董芝秋的八字命格比他還硬。

由於先前死過三名妻妾，他也曾懷疑自己剋妻，而去找過摯友介紹的高僧玉朗，據聞他識人面相命格奇準，在見到藍振希後，玉朗也毫無贅言地告誡，他天生命硬，若要再娶，必須娶個八字比他還硬的妻子，方可長久相伴。

正因如此他才娶了董芝秋，為的自是試試看玉朗所言是否屬實。

說來可笑，倘若董芝秋脾氣稍微好點，他還能不介意她的外貌，待她以善，為自己的自私試探感到愧疚，但她卻是脾氣壞到極點，讓他漸漸也對她失去了憐惜之意。

「那個……你看著我幹麼？」董芝秋瞧著藍振希那張俊容，心裡只有無限的嘆息，沒想到穿越後，她還是只能望著男主角卻碰不得，說好的主角光環呢？唉，不對，就原主的調性，九成九是女配角啦，難怪沒光環。

「沒事。」藍振希蹙了蹙眉。

想起剛才見到她時，董芝秋不僅用委屈的口氣抗議，還一直盯著他臉瞧，露出從未有過的癡迷眼神，著實有些不可思議，但聽她這般直言質問，他又覺得剛才八成是自己看走眼。

「噢，沒事就好、沒事就好。」董芝秋暗暗鬆了口氣，她還以為自己被看穿了。畢竟她沒按原作跑，所以原作自然沒有這段，再來就是，原本應該是長春被打發去廚房，卻變成江柳兒了，她穿過來的影響有這麼大嗎？都動到劇情了。

看來以後過日子要非常小心，畢竟江柳兒愛記恨，說不準會在她飯菜裡下瀉藥……

一邊拍拍胸口壓了壓驚，她惋惜地瞧著只能遠觀的藍振希，張口想緩和一下兩人之間的尷尬氣氛，「呃……難為你急著趕回來，喝杯茶潤個喉再走吧，反正張爺那單生意十之八九跑不掉了，有單掌櫃頂著招呼應該能成的，你也不用那麼趕。」她原意是捨不得自己欣賞的男主角太勞累，聽在藍振希耳裡卻是一驚。

「妳怎知我方才與張爺談生意？」眸光再次投向了董芝秋。

怪了，她不是一向對自己不理不睬嗎？

平日除了質問自己是不是去外頭找紅粉知己、猜忌他在外頭有了外室，就是對著家裡丫鬟一通數落，要她們別妄想爬上自己的床，至於生意的事，她是從不關心

的，更遑論如此清楚他談生意的對象了，而且她甚至連掌櫃是誰都記得。

「呃……」董芝秋真想咬掉自己的舌頭，真是多嘴！

「我、我就是隨口一猜，你往來生意對象那麼多，能讓你中途離席卻用不著擔心太失禮的，怕是不多吧？所以我就猜是平日與你素有交情的張爺了。」

憑著對原作的記憶，董芝秋硬是替自己拗出幾句合理的說詞。

「是嗎？」藍振希眸子微微眯起，透露出幾分質疑。

他明明記得，董芝秋連他生意上的伙伴都不清楚，怎會說出如此猜測？

「對、對啊，就是這樣。」董芝秋乾笑幾聲，很努力想要裝出原主那股驕縱樣，偏偏不驕也不縱，看在藍振希眼裡倒有幾分可愛。

那種些微的心虛，加上飄忽不定的眸光，還有閃爍其詞的僵硬聲調，都說明了董芝秋在說謊，若在平時，藍振希早厲聲質問個清楚，可今天……

不知是不是因為她一反常態，連他的心思都給帶偏了，竟覺得眼前這肥胖、驕傲的胖妻有那麼點逗趣？

「長春，替老爺泡壺雙井茶來。」董芝秋不是沒注意到藍振希那窺探的眸光，只得開口轉移話題。

長春應聲而去，將事情細細交代給候在外頭的小丫鬟後，不多時便有人奉上了全套茶具與熱水。

董芝秋本想親自替藍振希泡個茶，可自己如今肥胖過度、行動不便，她只能細細吩咐長春，讓她代勞。

「老爺請用。」長春做事踏實，照董芝秋的吩咐斟上了香味四溢的雙井茶。

藍振希瞧著手邊茶盞，只見茶湯色調明亮，葉底嫩綠一片，極為討喜，淺啜一口，發覺鮮醇甜美，雖身處夏日，一杯溫茶入喉卻倍覺清爽。

「不愧是雙井茶，色香回甘。」藍振希意猶未盡地讓長春又斟上一盞。

雙井茶價高，他平日也鮮少喝上一壺，就董芝秋這個娘家不差錢的，為了討他歡心，日後做生意行個方便，嫁妝可是給得毫不手軟，過門時足足陪嫁了一擔雙井茶。

但董芝秋也知道這茶昂貴，平日裡死活不肯分片葉子給旁人，沒想到今天不知吹什麼妖風，居然招待起他來。

「喝茶好處多著呢，尤其是夫君這般忙碌之人，早晚喝上幾杯能抗壓定神，再好不過……」見藍振希又喝了一盞，董芝秋看得喜孜孜又有幾分陶醉。

雖說是連載中的小說，但前邊男主角出場的部分還有人設她看了挺多遍，知道男主角愛喝雙井茶，可這種茶難買又貴，即使不差錢，男主角也不常喝，偶爾自外地帶回的茶葉也多半被人高價收走了。

「妳喊我什麼？」藍振希動作一頓，丹鳳眼疑惑地眯起。

「嗯？」董芝秋眨了下眼，從藍振希的俊容中回過神，發愣半晌後才意識到自己搞錯了什麼。

啊——完了，她又出錯了，原主都對男主角都是連名帶姓喊的……

都怪藍振希啦！她原本就是男主角粉絲，現在他本人就坐在自己面前，自己還能

正常他聊天已經很不簡單了，哪還顧得上去模仿原主的言行舉止跟行為。再說，那不是她能做到的，而且做到了也沒好處，畢竟她都變成書裡的董芝秋了，若真照原劇情走下去，即使原作還沒看到結局，她也能猜得到原主肯定沒啥好下場，所以她一點都不想拷貝原主。

但這麼一來，肯定會引起男主角懷疑啊……該怎麼辦？

矛盾的思緒卡在董芝秋腦海裡，見藍振希捧著茶盞在等自己回答，臉色還有點黑，一抹嫣紅不可避免地爬上了她的臉頰。

其實仔細想想，不管她這個女配角日後會有什麼發展，藍振希畢竟是男主角，所謂的男主角就是會愛上女主角嘛，那她只要適時退讓就可以了吧？她做回自己也沒什麼差別才對。

下了決定後，董芝秋啜了口茶，一邊感嘆雙井茶的清香一邊清了清嗓子，有絲心虛又有點不好意思地應道：「我就是……喚你一聲夫君啊。」

不似平日的頤指氣使，也沒有濃厚的嘲諷，一聲輕喚配上董芝秋原有的好嗓音，聽來竟是軟語中透著嬌柔味道，別有一番撒嬌的甜膩感。

自打認識董芝秋以來，藍振希從沒聽過她這樣喚自己，雖說他從成親以來也沒期待過董芝秋什麼，但可不否認的……感覺竟還挺好。

他原就不是個什麼重外貌的人，娶她過門基本上私心滿滿，為的是印證高僧玉朗之言，所以即使董家希望他給個面子，成親頭三年內別納妾，之後就隨他，他聽了也無所謂，反正妻子若性情尚可便好好相處，合不來的話就算了。

畢竟打從她過門，他們從沒和平相處超過半個時辰，僅是維持最底限的客套，從不往來，上回跟她打招呼還是兩日前的事了。

哪曉得今兒個一見，她態度竟與先前截然不同，倘若她嫁過來時便是這性子，他也不至於對她不理不睬。

但話又說回來，若她與他感情好，他豈不又要擔心妻子被剋死？

想起死去的妻妾，藍振希不禁神情黯然，他都分不清自己究竟該怎麼與人相處了，是該放感情，還是不該……

「還、還是我像之前那樣，連名帶姓叫你比較好啊？」董芝秋飛快瞅了他一眼，想從他突然陰沉下來的神情裡看出一絲端倪。

「不用了。娘子這樣……挺好。」藍振希輕咳一聲，拉回自己遊走在外的思緒。罷了，隨緣吧，那高僧玉朗不也這麼提醒過他？

董芝秋不知藍振希心裡的彎彎繞繞，頰上卻浮起了明顯的紅暈，娘子耶！藍振希叫她娘子！她作夢都會夢到的場景居然發生了……

她瞧著換了表情跟自己說話的藍振希，心頭不禁興起一絲冀望，有沒有那麼點可能性，藍振希不會有其他喜歡的女主角，一直跟她這個女配角在一起呢？

藍振希難得帶著好心情離去了。

而董芝秋因為情緒一直緊繃著，所以在藍振希走後，她差點兒沒臥倒在床。

嗯，如果不是現在這身軀胖到超乎現實，她一定會趴下去。

「夫人，真是太好了，今天老爺心情挺好的。」長春一臉喜氣地走近床榻旁。沒想到能見到老爺跟夫人和氣聊天的場面，她真心想恭喜夫人，畢竟誰不希望主子之間和樂融融呢。

「嗯，是啊。」董芝秋發著愣，她其實也挺意外，哪裡想得到鎮日爭吵的兩個人，居然也能和睦相處，就因為她這個女配角換了芯？

「夫人還好嗎？可是餓了？」長春見董芝秋沒什麼反應，第一反應就是想替她準備點心。

「不餓。」董芝秋條地皺了下眉頭，開什麼玩笑，都胖成這般無法行動自如的模樣了，還吃？

在她的觀念裡，胖不可恥，可恥的是無法掌控自己的慾望！

吃胖沒關係，但吃壞身子卻是不應該，像原主這樣的身型，肯定有高血脂或膽固醇過高，不然就是脂肪肝，對健康實在太不好了。

而且什麼事都不能做，只能待在床上多不方便？既然她都穿來了，而且目前還沒找到方法離開，那她就不會跟這具身軀妥協。

對！她要減肥！

不管日後會有什麼發展，當務之急是先瘦下來，至少要能夠自由活動才行！

下定決心後，董芝秋招手讓長春挨近些，她現在胖得連多說話都累人，也不曉得原主怎能跟藍振希三天一大吵、五天一小吵？

「夫人有何吩咐？」

「現在什麼時辰了？」

「剛過未時，夫人。」長春習以為常地續道：「可是要吩咐廚房送上您常用的茶點？」

雖然她很想勸董芝秋少吃一點，不過難得主子們今日和氣了一回，就暫且別多提此事，讓董芝秋開心點吧。

「不必上茶點，妳待會兒替我再煮壺茶就好，另外……去吩咐廚房，今晚替我燉蔬菜湯，要放洋蔥、蓮花菜、蘿蔔……」董芝秋在現代雖有著吃不胖的好體質，但她幾個好美食的朋友都為了保持身材費盡心思，跟她們聊久了，多少知道一些排毒減重的訣竅跟食譜。

她將印象中效果最好的蔬菜湯食譜唸給了長春，想了想，又囑咐她另外再燙兩大片雞胸肉並撕成碎條，拌上無油的糖醋醬汁即可。

原主食量被撐大，一下子只喝菜湯也不行，但優質的蛋白質可是必備的，所以適當地依目前身形補充熱量，再日漸減少比較妥當。

「如果廚房備著水果，讓他們挑兩樣切一碗過來就好，不必多，不用淋糖水。」董芝秋就著她對原作的記憶，將自己決定好的菜單一一交代給長春。

一想到原主居然連吃水果都淋上濃厚的糖蜜，董芝秋就覺得頭皮發麻。

看小說時笑笑就過去了，但換成她，要她這麼吃？沒門兒！

「咦……夫人，您吃這些就夠了嗎？」長春訝異萬分，畢竟平時主子可是餐餐都

要大魚大肉，尤愛肥嫩嫩、滴著油水的紅燒肉，現在卻要她讓廚房準備一餐少油少糖的晚飯？

「這些就夠了。」董芝秋瞧著長春滿臉錯愕，知道自己的決定讓這小丫頭不知所措了。

想了想，她伸手揪住了長春的手，輕輕拍了拍她的手背。

「長春，我決定要瘦下來了，日後妳就不用勸我少吃、不用替我擔心，只需替我盯著廚房，照我的菜譜做飯便是。」

長春的好心腸，她人在電腦前時便看得清楚，如今既相見了，自是要多照料幾分的。

也許長春會覺得奇怪，怎麼她一朝改了性子，不過這孩子沒心眼又老實，瞎掰幾句應該能矇混過去。

難是難在藍振希那一關，今兒個他沒馬上離開，還跟自己多聊幾句的反應，著實讓她既喜又憂。

老天爺，你既讓我穿書了，就得保佑我不要被人看出來，然後把我當山精野怪拉去燒了！

「什麼……這是真的嗎？夫人，您是認真的？」

長春自是不知董芝秋心裡那堆考量，她只是又驚又喜，怎麼夫人噫到醒來後，變了個好脾氣不說，還決定瘦下來？

「比珍珠還真！」董芝秋瞧著長春帶疤的小臉蛋，給了她一個信心十足的笑臉。這個打從看小說時就讓她覺得心疼的小丫鬢，既然她有緣穿進書裡，日後就再也不會像原主那樣苛待她了。

從今天開始，她要像照顧小妹妹一樣照顧這個忠心的小丫鬢！

減肥、變健康、照顧長春、替自己找生路，這就是她今後的四大目標了！